

阿柏◆著

闯关

45亿!

100天，3种职业，10个人，
6星级评价，45亿遗产！

爱情PK友谊 梦想PK现实 良心PK诱惑
究竟谁是大赢家？

一个85后“蚁族人”闯关争取45亿遗产的故事。

闯关

45亿!

阿柏◆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闯关45亿 / 阿柏著. -- 合肥: 黄山书社, 2011.9

ISBN 978-7-5461-2229-8


I. ①闯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92594号


闯关45亿

阿柏著

出版人: 左克诚

选题策划:  刘辉

责任编辑: 赵子宜

封面设计:  YQS
视觉传达设计

责任印制: 李磊

版式设计: 何翠楠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(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)

黄山书社 (<http://www.hsbook.cn>)

(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政编码: 230071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制: 北京宏信印刷厂

电话: 010-89477724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印张: 15

字数: 240千字

版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61-2229-8

定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 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嗒然仲夏

- 一 海鲜夏至节 98
- 二 招聘大会 103
- 三 漂流瓶 107
- 四 新公司 113
- 五 勿提房事 117
- 六 雀巢居 121
- 七 狭路相逢 126
- 八 夺标会 134
- 九 豪赌与梁子 140
- 十 结梁子 143
- 十一 胜利者开口 148
- 十二 揭底牌 151
- 十三 你会丢弃谁 155

砰然季夏

- 一 两条腿 162
- 二 NB公司 167
- 三 秘密武器 174
- 四 五个兵 180
- 五 夜宴 186
- 六 狼皮与藏宝洞 192
- 七 识时务者 196
- 八 流氓遇骗子 202
- 九 台风将近 207
- 十 鲑鱼经过 211
- 十一 包子的故事 215

夏外篇

- 一 大小凶器 220
- 二 早茶会 226
- 三 莫先生 230
- 尾声 233

【目录】· CONTENTS

忽然夏天

- 一 律师敲门/2
- 二 包子的烂帐/7
- 三 黑社会/11
- 四 梁燕的故事/18
- 五 踹倒木老头/24
- 六 有问题/28
- 七 我要先上岸/32
- 八 古怪的条件/38

径然孟夏

- 一 名誉主席/44
- 二 邢总面试/48
- 三 出租情人/52
- 四 西堤岛交手/55
- 五 降女十八掌/60
- 六 主食辅食/68
- 七 邢飘飘的眼泪/72
- 八 第三项任务/78
- 九 男人的错误/83
- 十 感情淬火/87
- 十一 万米高空/92

忽然夏天

夏天就这样悄悄地来了，
也不管我想不想晒太阳。

——929·《夏天》

一 律师敲门

炒了鸟老板之后，我足足睡了三天，睡得昏天黑地，白天黑夜搞不清，梦着醒着搞不清，见了枕头就恶心。但是昨天晚上和梁燕逛了金店之后，我又开始失眠。

我赖在床上，脑子嗡嗡的，既睡不着觉，也想不清事儿，很想一头扎进北冰洋里洗个澡，顺便醒醒脑。

“叮咚，叮咚……”门铃不长眼地响了，烦！周末大白天来按门铃的，不是保安就是房东，前者没事找事，后者上门要钱。

门铃小便失禁似的顽固地叫着。可以排除保安了，联防队那帮家伙，除了扫黄封赌来劲儿，不会为了日常查证件这么有耐性。

肯定是房东了。老人家别看瘦，但是精神抖擞，

尤其到了收房租的日子，公寓楼有两个单元属于他，一个月至少爽上42次。我体谅他，建议缓一缓下月我两月房租一起交，当时老头闷声哗哗地打广东麻将，就算默许了，怎么刚过一星期就他妈奔丧似的来按门铃了。

按就按吧，不理！不起！不开！有本事就把门铃的电按光——提醒一句，门铃用的是交流电哦。

……

不响了，世界清净了。哼哼，和我较劲的人，完胜的好像还没出现过。

“笃、笃、笃。”

欧耶！突破防盗门直接上来了，老头儿真有力！那就让您见识一下忍者功夫吧。我翻个身，弓起懒腰摆成反犬旁，睡一个午觉先。

“笃、笃、笃。”来人不慌不忙继续敲。小case了，当年屡遭宿舍众人痛殴的包子，鼾声能将空中飞过的蚊子震毙，本人在其下铺依旧安然入梦。

我缓缓合上眼皮。

……

不敲了，不响了。有劲儿继续使么。

“把你的心，我的心，串一串……”枕头边的山寨机突然暴响，

八喇叭和弦立体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娘的，暴露了！

一个陌生的号码，该不是叫我上班吧，最近没投什么简历呀。按下接听键，我压低嗓子：“喂，哪位？”

“开门，张明，我知道你在屋里。”一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男中音，从手机里和门外同时传来。

握着手机，我光着膀子站起来，大模大样打开门。就凭咱182cm个头和下边凸显的八块腹肌，任何想登门找事的人都得先掂量掂量。

来人竟然与我平视，目光带有摄氏20度的镇定从容，温中略冷距离适宜。银灰领带黑色西服，无框无色金丝眼镜，大背头油光锃亮纹丝不乱，简直一个儒雅版任达华，气场哗啦啦的强大。

“我可以进去吗？”来人一手拎着真皮公文包，一手指了指屋内。

我歪下脑袋，让开门。回身扯过一件最有型的深蓝T恤套好，以主人的姿态问：“你是谁呀？怎么会有我电话？”

公寓只有十几平，装饰风格简约，除一床一桌一椅一柜，再无多余家具。我没有让座，他站着与我对视，如同《侠盗高飞》里的任达华与周润发（少年版的）终场对决。

我用的是敌友未辨谈判型强势三号目光。我现在不想找事，不想交朋友，就想一个人清净待着。

对方平静淡然，极具穿透力地盯着我，好像透视到了我全身三个口袋里总共只剩六十八块五角钱。

“我是简直大律师。有……”

“把你的心，我的心，串一串……”我瞥一眼手机打开，轻咳一声：“包总啊，港口那批货发了吗？对方催得紧啊。”

仅迟疑半秒钟，那边包子调低声音问：“啥情况？要不要兄弟过去解围？”从幼儿园混起的发小，这点默契还是有的。

“什么，又是饭局？大生意？”我高声抱怨。

包子那边应道：“对，对！赶紧过来，我找你要有要事相商，真大买卖！我在……”

“好的，我这就过去。”我说完关掉电话。包子的要事可以暂置不理，要么找你借钱，要么一起泡妞。

我掉头对简大律师说：“有话快说，我事务繁忙，分分钟百十块。”

“我出场律师费每小时两万港币。”简直不温不火地说。

靠，唬谁啊！不过，他身上的西服牌子我认出来了，德国Hugo Boss，如果不是地摊货的话，这一套至少要几千美金。

“找我什么事？”

“我接受莫先生的委托，与你商谈继承家产的事宜。”

莫先生？家产？该不是负的吧！拿我开玩笑，做顶包傀儡？我咧嘴笑了：“多少家产？折现够我过去的路费吧。”

简直打开黑色公文包，从里面取出一叠文件，仔细看了一眼，郑重说道：“包括动产、不动产在内的所有资产，截止到本年6月1日，现金价值为45亿。”

45亿！就算最不值钱的越南盾，也能兑出几百万人民币！这么多钱哗啦啦全砸到了我头上，让我失眠的问题一下全解决，真他妈该兴奋死了。

“单位：人民币。”好像看透我的心思，简直大律师补充说。

“莫先生是谁？”

“莫先生是，你的伯父。”

“滚蛋！”我大声喝道。俺老爹说了，俺是三代单传的独苗儿，从来没听说有什么叔叔大伯姑姑婶子。

我没心情玩愚人节游戏，烦着呢。

手机不甘寂寞地响了。包子急不可耐地在里面叫：“哥，这次真的有事！正事、大事、急事！哥赶紧过来，我在C点！”

“包子，如果借钱，咱车费就省了。另外，我现在对泡马子没兴趣。”

“都不是！我请你吃饭，赚大钱，请哥做老板！”

包子的话向来充满玄机，需要深层解读，他要说“我请你吃饭”，千万别高兴，这孙子真实的意思是：A. 一周没下馆子了，我请客，你买单；B. 有急事向您借点银子，拿银子买单。

包子再满嘴跑火车，也喷不出45亿来，顶多骗吃骗喝借个千八百。倒是简律师这样衣冠楚楚的大骗子，不知能把多少人玩死。

只可惜他寻错了对象，我这刚毕业一年的毛头小子，一无存折二无家产，给女朋友买个像样戒指都遍地踌躇，放进榨汁机里压不出几个子儿来，找我谈什么过亿的项目，这不白浪费行头和表情么。放到以前，或许有兴致跟着起哄，但是现在，老子穷愁缠身哪有闲心看什么热闹啊。

我放下电话，抬臂向外一指，Get out！请您出去。

简直大律师心理素质绝对超一流，不惊不怒，不愠不火，对我形体语言基本无视，继续按照自己程序往下说：“这是莫先生给你的继承文件、财产公证，予我的委托责任书，我的律师资质证明……各有一份副本留给你。请你认真看过，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给我确定答复——如果届时你没有联系成，将视为你放弃权利处理。”

简直有条不紊有模有样地将一份份文件从包里掏出来，环顾雅室，把文件整齐地码放在床前小木桌上。

“请你在接收清单上签字。”

包子电话又来催命：“大哥赶紧过来，穿上最好的正装！打的费我报，君子救急，我对菩萨发誓，真的有急事！”

包子真急了，菩萨都捧出来了。我嗯了一声答应。

我回转头，简直大律师右手正擎着一支打开的派克钢笔等着我。看来我要不签字，他会这样一直立到天黑，一小时两万块啊。算了，就算是骗子，这样专业敬业，咱也应该给点掌声。

我接过笔，扫一眼接收清单，没看出什么圈套陷阱，便挥笔在最下面草签上大名，然后努努嘴，作外出关门状。

简直大律师合上皮包和我一起下楼。

还好，房东大爷给面子，没有在楼下围堵。

简直大律师掏出车钥匙按一下，近处一辆奥迪A8立时“呜哇”应叫一声。

“人生道路看似漫长，其实关键处最多不过五步。上天堂，下地狱，还是在人间混，全在你当下选择。”拉开厚实的车门，简直大律师丢下最后一句交待，或者说提醒，便发动马达轰鸣而去。

这大律师，比真的还像真的。如果他说有个暗恋我的富姐愿意赠我一百万，我差不多都信了，但是45亿，哈哈，太夸张了，我这2G的

大脑内存可装不下这10TB的大软件。

我双手插兜，仰望天空，林立的高楼幕墙挡住我不羁的视线，反射回的无数个太阳光晃花了眼睛，燥得我浑身起火。

这么快，毕业就一年了。

这么快，夏天就又来了。

去年在教学楼顶当众许下的诺言，如今像肥皂泡一样无声地破了，没钱没工作，女朋友开始拉红色警报，咋就混成了这鸟样呢？我不知道。

混蛋包子还来骚扰我，扁他！狠狠扁他！

“TAXI！”我面色阴沉，挥臂叫来一辆火红的的士。

二 包子的烂帐

包子是我最铁的死党之一，另一个是乔麦。

毕业前最后一晚在教学楼顶，乔麦冲着没有星星的夜空大喊：“给我一对翅膀，我能飞到美利坚。”包子跟着叫：“给我一张大床，我能创造一个民族。”于是，乔麦去了美国。包子呢，则整日寻找他的大床。

一个月前，包子在人才市场碰到一位略有姿色的雀斑女孩，并以待业之身热情地帮人家搞定了一份推销化妆品的工作。三天后包子得意洋洋地宣布，女孩在岗厦租的一室农民房，已正式成为他命名为C点的寝宫。

出租车缓缓停下，深城最大的城中村岗厦到了。

岗厦是片神奇的土地，毗邻闹市地接繁华，兼容并蓄藏污纳垢。

进入一条不足五百米的巷子，我遭遇到一拨又一拨操着各地口音的姐妹们的欢迎，犹如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。我艰难地向前突破，远远望见包子站在一面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前，西装革履满脸谄笑，像伪军看到皇军一样冲我招手致意。

待我走近了，包子又急得连连跺脚，仿佛踩了一坨大便：“老大，您不打领带，至少要换件衬衣吧——这大短裤沙滩鞋，忒性感了吧，哪能上场面啊。”

我正言厉色：“包子，咱人穷志不短，卖艺不卖身。”

“那是，不过像您这样既有子建之才，又具潘安之貌，不把资源充分盘活了，实有藏珠之憾啊。”

“包子，睁眼看清楚了：我是张明，不是刚进城的小妞，别逮谁给谁灌迷魂汤——快说什么破事？”

包子一伸拇指，不再贫嘴，转入正题：他帮欧阳（来自湘西的雀斑女孩）推销化妆品，一个外地来的大客户提出要见老板，老板刚好外出，于是想请我来演场戏，扮老板陪客户见个面点个头，给对方一个兜底的信任，生意谈成之后分我20%提成。

“哥，我认识人里面，数您最有派！这次客串百万级的老板，有点屈材了您。”

“包子，你卖的化妆品叫‘偶来呀蒙人牌’吧。老板外出，总经理、销售经理、业务主管也都人间蒸发了么，这公司还办个屁啊。”

包子就地转个圈，跺一下脚叫：“得了，啥都瞒不过你，我全招了吧。”接着吐了实话。

包子缺钱（废话，这年头除了李嘉诚儿子和太子党，谁不缺钱啊），又离不了女人，工作还不稳，就免不了多动别的心思。每周花二十块钱买彩票雷打不动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五一节就中了一个两元安慰奖。包子还不满足，继续疯狂寻找暴发的路子。

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，上个月包子新认识一个能人叫李四，李四带他进了个好去处——一家隐秘的地下赌场。包子晃着膀子进去，一刻钟不到，肉包子就变成了干瘪小馒头。李四挺够意思，朋友么，主动借给筹码，让包子有机会翻身。接下来押大押小押螃蟹，几次高潮褪去，包子裸体立在沙滩上，颤微微地打下一张两万块的借条，连

滚带爬地出了地下室。

半个月后李四找包子要账，可包子除了身上几亿精子，已家徒四壁两袖清风。OK，李四通情达理，表示可以延缓两天。到了上周一，李四再次找到包子亮出借条：二万五！包子惊了，想要个横的，李四身后跟着两个刺青猛男嘎巴嘎巴开始活动骨节，包子只好赔笑认孙子。李四临走时丢下一句狠话：下周一晚上六点再不清账，就剁下包子一只手，左右爪自选。

“周一，就是今天晚上，他们真做得出来啊，哥！”包子晃晃白嫩的双手，十分留恋的样子。

“报警！这就是高利贷下的套儿！”我气急败坏，深城咋这么多骗子呢，一天能碰上俩。

“没用！这点破事儿进派出所只会招骂。再说了，我确实打了两万借条，而且我明敌暗，他们能找到我，我却只知道他叫李四，他们老大好像叫黑光。”

“包子，来深城的头天晚上，咱们在天台上怎么约定的？”

“大块吃肉大碗喝酒，大胆追女大把赚钱，毒品赌博绝对不碰！”包子响亮地回答，说完“啪啪”自抽了两个耳光，面色像被开水涮了一样紫红，“我错了！我话该！我鬼迷心窍！”

“愿赌服输。就这样吧，以后搓麻不操心你调手换牌了，将来你媳妇做衣服也省布料。”

“别笑我了，哥！至少你得给我一个改过的机会啊！我对菩萨发誓：以后再进赌场，让我一辈子找不到媳妇！”大四寒假去五台山，包子曾嘲笑梁燕磕头烧香太迷信，结果嘴巴莫名其妙歪了一星期，从此对菩萨发誓成了包子的重誓。

“有机会，独臂神尼一样练成绝世神功，霍金窝在轮椅上照样把宇宙研究得明明白白。”我拍拍包子肩膀，安慰完毕转身要走。

“哥，您就忍心让您的三头六臂少一只？”包子一把拉住我，像抓住一张单嵌八条死死不放。

“你他妈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！”我所有的邪火都发泄出来，指着包子鼻子吼，“现在离六点不到一刻钟，你叫我到他妈哪儿给你变出二万五！”

“是三万，哥，他们又涨了。”包子小声地纠正。

靠，比官方公布的CPI蹿得还要快。我忍无可忍，踢起夺命无影脚！

包子挨了一下躲开后，低声嚷道：“不是上次借你三千还没还么，你老又失业，怎好意思再开口？本想着自己能凑上的……”

“找你马子凑！”把包子在深城泡过的妞儿召集起来，凑合能坐满两桌，每人出两千差不多就齐了。

“哥，楼上的欧阳，头插着草标过来的，头月工资还没发呢。以前交的那些，白领剩女小姐都有，但哪个见了我都有弑夫之心啊！唉，全怪兄弟遇人不淑。”

我气还没出完，从兜里摸支烟，包子识相地递上火，我狠狠吸了一大口。三万块，不大不小一个数，但要在40分钟之内筹到，可能性如六月飞雪。只能请他们再缓一缓了。

包子小心翼翼地说了他的主意：让我扮作一IT老板——我这身行头只能扮IT这行了，证明包子有三万块入股。待到月底公司资金回转，就将三万现金退还包子，届时全数偿清借款。

“月底你哪儿变出三万？”我侧着头问。

“到时再说，大不了我卖身。”包子表情如荆轲一般悲壮。

我瞥了包子一眼，小伙子体格雄壮，粗眉小眼膘肥肉厚，能卖个蒜泥白肉的好价钱。本想再骂他几句，但看他悲苦惨戚的样子也就作罢——李四真他妈不是玩意儿！

“哥，没时间了。”包子小声提醒。

只好先这样了，拖过今晚再说吧。于是包子带路，我跟着他急步奔出岗厦，到路边打的上车。

包子一边气喘吁吁地坐好一边承诺：“完了事，宵夜我请，岗厦新开一家客家大排档，头三天八折。”我先请他吃了一记“张氏铁肘”。想想三万块钱被人凭空讹去，着实肉痛。

我摆头问包子：“对方几个人？实在不行就……”我用劲握了握拳头。

包子瞳仁中，有两个小火把“唻”地被点着了，他一定想起了当年合力痛殴校外小痞子、大战特招生球队等一系列辉煌战事。包子这人属狗，己方人多势众，顺风架便越打越狠；若是对方兵强马壮，十

有八九会抱先逃之大大。

“最好有家伙，还要出其不意，动手就往死里整。”包子目光语气也凶狠起来。

“早说就把枪带上了。”手枪包子也见过，是梁燕从香港带回的高仿六四式，说是用来吓退色狼的，结果被我截下先玩了。

车子戛地停下，司机大叔隔着防盗网回过头小心赔笑：“金通宝到了。车钱不收了，算我孝敬二位道上大哥。”

三 黑涉会

“欢迎光临！”

低胸高衩的旗袍小姐像种在道边的两畦荷花，见到我和包子上来，如遇薰风般齐刷刷弯腰低头嗲嗲地招呼，最是那一低头的媚俗。

花枝招展的妈咪扭腰迈着猫步，把我和包子领到金通宝夜总会的三楼一间KTV房前，手指“春秋厅”的门牌，随后优雅地微笑离去。

包子回头望望我，我用目光打断了他的退路。包子磨蹭着上前敲门，像推动俄罗斯转盘一样推开厚实的包皮铁门，只希望幸运指针指着自已，而且手枪正格里恰巧没有子弹。

门刚开一条缝，跑调的卡拉OK、粗野的划拳行令声，伴着呛人的烟酒、快餐和空调味，便汇成粘乎乎的一团扑面砸来，再加上有意调暗的壁灯和闪烁的等离子屏，让我和包子有种误入盘丝洞的感觉。

随着门“嘭”地一声关上，一群形象模糊的家伙停止了狂欢，喧哗声顿止，卡拉OK被关到最小声量。坐在围圈沙发中央的一个穿黑衣的光头摆一下手——不用问，这家伙必定是黑光了——五个高矮不一

的家伙站了起来，一言不发摆出各自凶恶状，直直地盯着我和包子。

一向快步如猫的包子忽然变成了蜗牛速度，我只好走到他前面，一直走到黑衣光头的对面。包子脑子灵活起来，将旁边一把大的椅子拖到我身后。

我施施然坐下，包子于一旁肃手恭立。本要抽支烟镇镇神顺便摆摆酷，忽然想到包子兜里的一次性塑料打火机，我的手一时停在口袋边。

混浊高压中的沉默。一只过路苍蝇飞得格外缓慢，嗡嗡嗡嗡，声若奔雷。这KTV房隔音真好。

靠在对面沙发上的黑光，一身韩版黑色休闲服，显然他很想穿出元斌的帅酷派头，却因五短身材显得更像一枚老式炮弹。黑光沉默着，挂着两枚金戒的左手点着沙发，右手晃着一装着红酒的大肚玻璃杯，两只小眼像枪口一样盯住我，射出的目光似要把我打穿。

我转了一圈脖子，睡久了有点落枕，同时坚决不说话，并回以不卑不亢对战型目光，所谓丢钱丢命不能丢气势。然而心脏却如打鼓一样狂跳。

“你是包子？”黑光终于先开了口。

没人回答，感觉身后的包子变成了僵硬的柱子。

“包子是我兄弟。”我压着嗓子回道。

“这是我大哥张明，IT公司老总。”包子活了过来。

“我找包子算帐，无关的人可以出去。”

包子的目光像麻绳一样捆住我。

我摆摆手，硬着头皮说：“兄弟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无论哪个道上，都要一讲义气，二讲公道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谈么。”

“谈，谈什么谈，有什么好谈！”黑光抬手丢过一张纸条，“白纸黑字，欠债还钱！看你口气蛮大，那就把账结了吧，麻麻水三万块！”

三万块！看着纸条白蝴蝶一样飘落到紫色地毯上，我不禁有些气结，什么叫秦琼卖马一文钱逼倒英雄汉？这就是。我佯作不当一回事儿，打个哈哈道：“没问题！只是经营有周期，给我个面子，月底连本带利还你三万五。”

三万五！身后包子似乎抖了一下。靠，不割点肉扔出去，这帮恶